

青春昆木加

■马三成 王恩生

寒缺氧的恶劣环境,把远道而来的客人折磨得脸色发白、嘴唇发青、呼吸急促,看上去非常难受。

战士们焦急地说:“排长,嫂子高原反应挺厉害,得赶紧背到哨所去吸氧。如果你累了,就让兄弟们来背吧。”中达娃回头看一眼痛苦的妻子,这才慌了神儿地说:“行,行!”

汪桂菊看见背她的战士,耳朵都冻成了绛紫色,还裂着口子。

来到昆木加哨所,看到官兵们围了一圈儿,一口一个“嫂子”地叫着,汪桂菊的眼眶湿润了。

后来,汪桂菊辞掉在昆明的工作,随军来到西藏边防,参加公务员考试,被西藏日喀则市聂日乡录取为党群干事。汪桂菊2013年7月参加“用感恩的心去工作”演讲比赛荣获一等奖;2014年9月被评为日喀则市民族团结模范家庭、民族团结模范个人;2015年8月作为优秀军嫂代表,受邀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建军88周年招待会。

望远镜里来相会

2020年初,刚晋升为股长的李德文在昆木加哨所和连队工作了12年,他的家属唐娟第一次来哨所探亲时却没有这么幸运。

唐娟在成都一家医院当护士,工作忙、夜班多,结婚只给了三天假。没有浪漫的蜜月,新婚夫妻就匆匆而别了。唐娟思念远方的丈夫,拼命加班积攒了10天假,就想到西藏边防来相见。

那天,下了夜班已经凌晨三点多了,她打车到成都机场,赶上飞往拉萨的第一个航班。由于第一次进藏,不熟悉情况,她边走边打问。坐班车走了两天才赶到团部,又坐工作组的车到达边防连队。连队到哨所那段路人称“鬼门关”,又赶上风雪最大、天气最冷的时候,更不巧的是团里的装载机也没在连队。

唐娟只好坐连队的巡逻车去哨所,行驶了10多公里,“鬼门关”就亮起红灯。不服输的唐娟下了车就往哨所走,走不大一会儿,腿脚就冻麻木了。腿脚不听使唤了,她就用手把腿从雪窝里拽出来,接着向前走。10米、20米、50米、100米……直到用尽所有力气,她无奈地蹲下来哭了,越哭越伤心,朝着哨所方向不停地呼唤丈夫……

时任副指导员的李德文当时在昆木加哨所当哨长。因雪山阻挡打不通妻子的电话,他站在一米多深的雪地里,拿着望远镜焦急地望着远方,搜寻茫茫雪海里穿红呢子大衣的妻子。

他隐约看见妻子在雪地里蹒跚而行,艰难跋涉,积雪埋没了她的小腿,埋没了她的膝盖,埋没了她的蛮腰……还有长长的风雪路。千里来相会的妻子已经伸出了拥抱丈夫的双臂,可是,李德文却无力去迎接近在眼前的她。

司机刘林搀扶着伤心欲绝的唐娟

娟,遗憾而难过地往回走。唐娟仍一步一步回头,不愿离去……李德文在望远镜里看着妻子的一举一动,只能默默地流泪,向渐渐远去的妻子挥手告别。

返回时,唐娟坐在车上一言不发。电话铃响了,父母询问她见到人没有?她说没有,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她就这样抹着眼泪回到了成都……

心中流淌马泉河

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河流叫马泉河,从哨所旁边和连队门前流过。炊事班班长、上士贾年生说,哨所的温暖故事就像这马泉河水一样,永远流淌在官兵心里。

在哨所待了8年,最感动他的是当新兵的时候。那天,班长再凌晨带领到18号界桩巡逻。他们徒步13公里到山脚时,他不小心踩进石头缝里把脚崴了。开始脚还不怎么疼,当爬到点位巡逻完了下山时,脚就疼开了,班长从他走路的姿势发现了异常。

班长说:“你坐下,让我看看你的脚。”班长帮他脱了鞋袜,把他的脚抬起来,脸凑上去转着看了几圈说,“你的脚肿得这么厉害,怎么不跟我说呀?”又说:“你不能再走路了,万一脚蹩受伤了就不好办了,让我背你走。”说着,蹲下来,把贾年生背起来。班长踩着碎石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走,班长比较胖,背着120多斤重的贾年生,尽管是下山也累得喘粗气。

贾年生不好意思让班长再背,几次想下来走,都被班长劝阻了。从巡逻的山口到山脚有3公里,班长咬着牙把他背了下来。从山脚到哨所10公里,则是四名老兵轮流把他背回去的。

先是老兵陆永芳背他过沼泽地,途经沼泽时,行走非常困难,一脚踩下去就陷得很深。已是初冬,雪水冰凉刺骨,泥潭又深,陆永芳的作战靴和小腿都被泥浆糊住了。接着是老兵邓永琪背他,邓永琪个子矮,加之体力透支,累得满脸发紫,几次躺在地上大口喘气。然后是老兵耿国成背他,走到一半路程时不小心踩到了石头上,两人差点摔倒。最后,是老兵李勇勇接力背他,哨所旁有个河沟,因没有桥,只能从河里走,河水冰凉又有泥沙,李勇勇的作战靴和迷彩裤都进水了。到了哨所,李勇勇脱掉鞋子,脚上有两个大水泡。

平时巡逻,下午四五点钟就回来了。那天,他们夜里十一点多才回到哨所。背他的四名老兵,累得脚都没洗就躺倒了。

班长把他们一个个叫起来洗脚,又给贾年生倒好热水,帮他洗脚,铺被子里,拿来红花油给他涂抹,然后看着他躺下。贾年生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这些老兵为他吃了那么多苦却没有半点怨言,昆木加哨所真是一个温暖的家。

后来,贾年生传承老班长的传统,帮助新兵和新的排长,克服了巡逻路上的许多困难。

2019年12月,昆木加哨所连续下了七八天大雪。有一天早上起床,哨所的门打不开了。原来,雪下到跟窗户齐持平了。

哨长土旦旺久从窗户跳出去,把大门口的积雪铲出一条通道,才打开了大门。新兵于帅铲雪时受凉感冒,晚上开始发烧。卫生员陈浩给他输液,哨长给他拿水吃药,两人一直守到天亮。第二天早上醒来,于帅说,他在家生病也没人这样通宵达旦地陪着。哨长笑着把他扶起来说,咱们都是兄弟。然后,帮他倒热水洗脸,还把炊事班做的病号饭端到床前。

于帅吃着可口的饭菜,泪如泉涌……

相见时难别亦难

9月的昆木加,老兵与国门、界碑、点位依依惜别。

四级军士长穆鲁东,年底服役期也满了。这些天来,他的眼里总是噙着泪水。

穆鲁东是昆木加哨所的“老杆子”。边防营教导员王勇说,当年他当排长时,穆鲁东就在哨所,后来他职务提升调走了,穆鲁东还在这里,一待就是16年。

穆鲁东也是昆木加哨所的幸福儿。这个山东汉子在火车上邂逅了河南籍女大学生,后来,两人相恋了。他还把她带到海拔4500多米的连队老房子里举行了婚礼。洞房里摆放最多的不是鲜花,而是用来接房子漏雨的空罐头盒子。

穆鲁东是边防连的“大管家”。这里至今还在发电,发电离不开人,他不能按时休假。每逢领导问他休假了没有,穆鲁东总是“嘿嘿”一笑说,老婆来了,等于休假了。

穆鲁东在内地城市买了房子,供父母居住和孩子上学。可他对着哨所依然眷恋着,哨所成了他的第二个家。这种感情,别人不懂。在他眼里,昆木加哨所那不长不大的黑猪都是双眼皮哩。

尽管高原病缠身,但如果有人问他,年底万一晋级了是否愿意留在哨所?穆鲁东会严肃地回答:“肯定愿意!做梦都想!老前辈把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这里,咱们坚守昆木加,那是一辈子的光荣!”

连队驻地有个烈士陵园,穆鲁东把安葬在这里的21名烈士参战的事迹,讲得清清楚楚。哨所旁还有一座坟莹,是新兵陆永刚的墓,他牺牲在巡逻路上。穆鲁东每次讲起这个悲壮的故事,都唏嘘不已。

点烟、倒酒、敬礼,拜谒完牺牲的战友,迎着呼啸的大风,穆鲁东大声地说,在沒有鲜花的昆木加,一茬一茬的哨所官兵,用最美的青春在这里绽放了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送老兵、迎新兵,穆鲁东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有的岁月静好,有的负重前行,有的放飞自我,有的心系家国。但我始终坚信,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他还链接了哨所官兵最喜欢的歌曲《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当雪山托起金色的太阳,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风吹过界碑,也吹过我脸庞,我用坚实的脚印为祖国丈量;风是光都照亮边疆,边防线有多长,我的爱有多长!

边防连,连长大着嗓门告诉我们:“在恶劣的条件下,你们首先要学会活着,吃饱了,不想家。”军校毕业时,同学们互相砥砺:“到基层去建功立业,把青春的热血与汗水,洒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寒来暑往,时过境迁。但那样一种初心,依然闪耀着质朴的光芒,依然提醒着我们该走怎样的道路,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与咀嚼。也许只有这样的“初心”,每个人的未来之路,才能越走越开阔,越走越光明。

文学
作品

深潜(中国画)

李小龙作

长征

第4987期

名家近作

百斛之鼎,笔力独扛

老兵姓吴,一只脚是跛的。吴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那只跛脚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纪念。

那一年,军营正门口,马路对面,多了一个修鞋铺,起名“荣军鞋铺”,吴老兵便成了这家鞋铺的主人。店内店外就他一个人,戴着一副花镜,低着头,有一缕花白的头发从额头滑下来,认真又执着地修理堆在眼前的鞋。

鞋大都是对面军营里的军官送来的,那些年部队上只有军官才发皮鞋,4年一双,军官们对鞋都很仔细。有时鞋刚发下来,为了防止鞋底磨损,都来他这里钉掌儿。钉了掌儿的皮鞋,穿在脚上,走起路来不仅有声有色,后背也挺得格外直。

荣军鞋铺的窗子上立了块纸壳,纸壳上标明了钉鞋掌的价格,后掌儿两角,前掌儿七角。春夏秋冬,吴老兵把鞋摊摆在门外,身上系了条黑色围裙,低着头,弓着身子,一丝不苟地钉鞋掌。

午休或傍晚时间,是荣军鞋铺最热闹的时候,三三两两的军人从军营大门里走出来,轻车熟路地来到吴老兵的鞋铺,把鞋放下,亲切地叫一声:“吴师傅,鞋放这儿。”这时,吴老兵会半仰起头,交代一句:“把名字写好。”

凡是来过荣军鞋铺的人都知道,吴师傅有个习惯,总会让人用纸条把钉鞋师的名字写上,放在鞋窝里,这样不会拿乱。许多鞋不能立马拿走,第二天取鞋时,报上姓名,吴老兵就在鞋窝里找那张写了名字的纸条,再准确无误地把鞋递给给人家。取鞋的人,一手交钱,一手拿鞋。吴老兵从不亲手接钱,地上放了一只看不出颜色的糖果盒,钱都在那里放着。每次结账修鞋人自己把钱放进去,遇到大票,也让他们自己去找零钱。整个过程,吴老兵头都不抬一下,乒乒乓乓,仔仔细细地钉他的鞋。那副端坐在他鼻梁上的老花镜滑下来,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终是没落下来。

从大院出来的军官们,有时放下鞋并不急着走,而是立在鞋摊前和吴老兵聊一会儿。久了,便知修鞋的吴师傅是名老兵,而且参加过战。聊到兴致时,吴老兵会说几句当年去朝鲜参战的事,他话不多,三言两语后总是适时打住。军官们把吴老兵的故事连缀起来,慢慢地把吴老兵的经历铺展开来——吴老兵叫吴先发,是第二批入朝作战的,参加过第三次和第四次战役,脚就是在第四次战役中受的伤。回国后,他在锅炉厂上班,退休了,就搞起这个鞋摊。

青年军官们连缀起吴老兵的经历后都啧啧着嘴,眼神里多了崇敬。再称呼吴师傅时,有的叫班长,有的叫老兵,也有人仍称吴师傅,不论叫什么,都充满了感情色彩。

吴老兵总是在每晚军营响起音乐时收摊。不用问,此时是九点四十,他知道,再过二十分钟,军营的熄灯号就该吹响了。他把摆在门口的工具,还没来得及及修的鞋拿到鞋铺里,用一把铁锁把门锁了,推起立在一旁的自行车,跛着脚上车,影子便遁进了暗夜。

有一天吴老兵来到鞋铺门前,像往常一样开门、搬出工具,却猛然发现了异常,抬眼看向对面的军营望去,军营安静得出奇。一夜之间,军营里的军人开拔了。那阵子,电视、收音机里天天播放的都是南部战事。

吴老兵有个收音机,就放在摊位前,他不仅把音量调到最大,还要竖起耳朵来倾听。手里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并不收摊,仍旧坐在那儿,跟前只有收音机

荣军鞋铺

石钟山

陪伴着他。

日子忽悠一下,三个月过去了。他在一天早晨来到鞋摊前,军营突然又热闹起来,又听到了熟悉的军号,还有士兵列队走过的声音。

吴老兵的脸色又活泛起来。这时,军营里有两个军官直奔他的鞋摊而来,报上姓名,他很快在那一排修好的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鞋,庄重地递过去。

接下来的日子,又有一些军官陆续来取自己的鞋。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他却发现还有十双鞋没人认领。他从鞋窝里把纸条掏出来,姓名清晰,他找了一块比较大的纸壳,依次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上,立在摊位显眼的地方,希望鞋的主人早点来把它们取走。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那十双鞋仍没人认领。一天,团长来了,站在纸壳前依次把那些名字看了,叹了口气,说:“吴师傅,他们都成了烈士。”说完弯下身子把纸壳反转过来。团长他认识,当营长时就到他这儿来钉鞋。他死死盯着团长的脸,虽然已有预感,被证实了,还是觉得有些突然。团长又看了眼玻璃窗后那十双鞋,然后把它们又庄重地摆回原处,像展览橱窗。更多时候,他的眼睛先是盯着没人认领的鞋,随后,眼神定在某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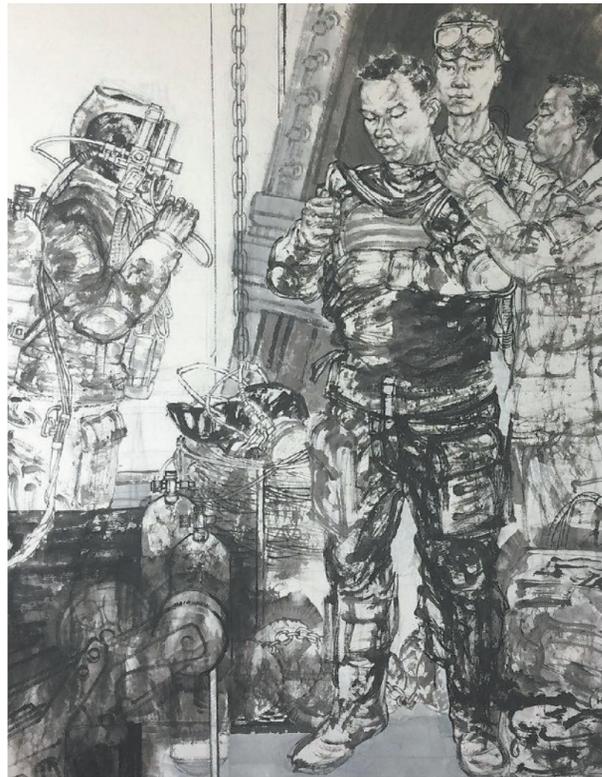
偶然的一天,有两个军官在鞋摊前说起要去南方某省新建的烈士陵园参加纪念仪式……后来军官走了,他的心也不在了,眼神飘飘地定在天边的某一个地方。

后来,儿子成了他的徒弟。鞋摊前一老一少,叮叮当当的钉鞋声,像二重奏。儿子三十几岁,胡茬儿硬硬地扎在脸上,很硬朗,但修鞋的动作却很温柔,这是父亲要求的。

又过了些时日,鞋摊前突然少了父亲。南方某省的烈士陵园来了一个老人,背着包袱,不时停下来,从鞋窝里拿出纸条在碑上查对着名字,终于对上一个,他把鞋摆放在烈士墓前,冲着那墓说:李大生排长,鞋给你送来了。穿上鞋,脚不冷。

十双鞋,他找了三处墓地,终于都找到了它们的主人,一双双摆好,敬礼。

两个月后,他又回到鞋摊前,儿子修鞋的手艺已经很熟练了,他能腾出发呆来发呆了。他经常抬起眼,望着远处的天际,一望就是半晌,嘴里一遍遍唠叨着:把鞋穿好……



天上一条银河,地上一条天河。

这里的“天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江,藏语的意思是“从天上来的河流”。

“天河”的源头处,有个哨所叫昆木加,意即“开满鲜花的山口”。可这里没有鲜花,只有冰雪、风沙和迷彩。但在官兵眼里,海拔4900多米的昆木加哨所就是最美的地方。

风雪哨所迎军嫂

连队离哨所38公里,说远不远,可到了冬天,哨所就成了雪域孤岛。2019年被陆军表彰为“戍疆卫士标兵”的教导员罗府臣,曾在这里当连长。

那年冬天,藏族排长中达娃的家属汪桂菊,要到哨所来过年。汪桂菊坐飞机从昆明赶到拉萨,又坐长途车,出租车赶到1000公里外的团部,可团部离连队还有200公里,大雪封山,班车停发,出租车也不愿冒险。

怎么办?中达娃向连队求助。连长请示报告后带着连队巡逻车,把汪桂菊接到了连队。可连队到哨所的路,巡逻车是上不去的。有一次,连长曾带巡逻车给哨所送给养,巡逻车坏在路上,两天三夜才被团里救出。

庆幸的是,团里的装载机正好在连队停放,连长带着开着装载机送汪桂菊去哨所团聚。装载机型号小,推雪行进速度慢,遇到两米厚的积雪就要绕行,大半天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

急性子的连长跳下车,想指挥装载机快速作业。山口的风像刀子一样厉害,连长在车下指挥了一会儿,脸就失去了知觉。

几个小时后,装载机也冻得不听使唤了。好不容易把汪桂菊送到能看见哨所的地方。中达娃和战士们早就等不及了,他们在齐腰深的雪里,像企鹅一样摇摆着前来迎接到哨所过年的第一位“军嫂”。久别重逢的妻子见了丈夫,只叫了一声“老公”就扑到中达娃的怀里,恨不得要把这一路的冰雪融化。

少言寡语的中达娃,看到妻子这么勇敢地来西藏边防陪他过年,无限感慨涌上心头。他抱起妻子就往哨所走,没走几步就被没膝深的雪绊得踉踉跄跄。他换了个姿势,背上妻子又往前走。战士们有的在前边拉,有的在后边推,还有的用手刨出一条浅浅的雪道,为这位远方而来的军嫂开辟通路。

中达娃背着妻子在雪地里走啊走,实在走不动了就站住喘几口粗气。高

呵护初心

■李骏

到城市的灯火,便想起曾经的过往,想起当年的战友。新疆的大雪狂风、戈壁滩上蒸腾的雾气、三十里营房的落寞、界山达坂的狼嚎、初到神仙湾的恐惧、遥远藏区连绵的雪山,还有站在康西瓦烈士陵园流下的眼泪,常常构成我回望的理由。

一个人回望过去,便很容易珍惜当下的生活。正如一个人知道感恩,就很容易知足一样。此时的城市,无论你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总觉得城市不缺氧,吃水不用凿冰,阳光中也没有多余的紫外线,四处都可以看到车来车往,觉得这就是天堂。

2008年,为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上级交给我一个采访边防营房发展变化的任务。沿着我们伟大祖国的边防线与海防线转了一圈,其间经历的许多故事依然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新疆的蚊子、东北的大雪、南疆连绵的阴雨,以及东线海防战士的寂寞……记得在一条边防线上,看到一个巡逻的战士皴裂的双手,我紧紧拥抱着他说不出话来。

在北疆,他们讲起连队战士在狂风暴雪中为了抢修线路,被大雪掩埋,战

友们找到牺牲的战友时,所有的男子汉在风雪中大哭不止;在另一个边境哨点,我看到雨中训练的官兵一个个面庞黝黑,眼神明亮……同样,在不同的地方,我看到了军营几代营房的发展变化,看到边检与海岸线上的繁荣与热闹,此时,你会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

如今,边防建设有了长足进步,执勤条件有了很大改善。除了气候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不能改变,官兵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次看到边防路上的巡逻车、“阳光大棚”中的蔬菜、吸氧室的设备、帐篷中的鼓风机、生活区的垃圾处理厂……都让人为边防的发展进步感到欣慰。

转眼,在城市生活20多年了。20年来,听到身边不少人有过感慨与叹息;20年来,身边也有不少改变得令你认不出。让人不禁时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人,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记得初中毕业时,老师曾这样赠言:“人不应该去追求他不需要的东西,因为那只是一种多余的陪衬。”参军入伍时,家长这样叮嘱:“到了部队一切听党的话,干出个样来。”到了边